好厨娘

□文/图 何武



厨娘,宋代最流行,专指富贵人家雇用的专业女厨师,现在人们常用“好厨娘”来夸赞做得一手好饭菜的女性。木心在《狭长雾围》中展开他独特的文学想象:“西瓜是瓜中圣君,黄瓜是忠仆,桃子是美妇人,冬瓜是大管家,丝瓜是好厨娘……”丝瓜咋就成为了好厨娘?这诗意的拟人笔法,让我在新鲜与困惑的交织中,脑海里浮现出儿时关于丝瓜的那些画面。

记忆里最鲜活的,是每年盛夏房前晒坝边那一方丝瓜乐园。丝瓜,有顽强的生命力。“谷雨前后,种瓜点豆”。母亲抢在谷雨前铲去晒坝边的杂草,收拾得干干净净,播下丝瓜种子。乡间还有句老话:“丝瓜要往高处挂,结瓜箩筐装不下。”丝瓜芽露出地面,不经意间,叶腋处长出了细细的卷须。丝瓜这类草本植物,没有挺拔的身姿,攀援成了生存本能。爸爸忙着砍竹子搭丝瓜架,竖插两根竹桩,横搁两根竹竿,用篾条捆绑好即大功告成。

丝瓜藤蔓不知何时便攀爬上了丝瓜架,纤细的卷须试探着缠绕竹竿,片片青翠的叶子密密铺开,像碧绿的床毯。仿佛一夜之间,绿毯绣上了一朵朵金黄色的“喇叭”,一个个害羞的小花苞紧挨朝上,很是迷人。每当黄昏时分,蝈蝈聚集在金灿灿的花下,放开喉咙唱起动听的歌谣。原来,丝瓜花是蝈蝈最爱吃的食物,它们是闻香而动。偶然看过齐白石的《丝瓜蝈蝈》图:丝瓜和蝈蝈被巧妙安排在一个简洁的画面中,蝈蝈在画的中下位置,栩栩如生,仿佛随时都会发出悦耳的鸣叫。蝈蝈是螽斯的一种,后来读到《诗经》,古人以“螽斯”喻多子,又以“瓜瓞绵绵”象征家族绵延。这幅画寓意子孙繁衍、家族兴旺。

丝瓜花雌雄同株,雄者空落,雌者怀瓜。浅黄喇叭向阳而开,蜜蜂嗡嗡钻进花心。簇生的雄花盛放不休,花落归于尘土。单生的雌花授粉后开始衰败,底部拖着小小的青嫩丝瓜,丝瓜顶端残留的花瓣引来蚂蚁围观。

丝瓜引自印度,在中国文献中最早的记载见于南宋时期。李时珍在《本草纲目》中记载道:“丝瓜,唐宋以前无闻,今南北皆有之,以为常蔬。”最早可能在唐宋时期通过海上丝绸之路传入中国。当时在南方种植,粤语“丝”与“输”谐音,民间忌讳“输”,故改称“胜瓜”。在历代吟咏丝瓜的古诗文之中,宋代诗人杜汝能的《丝瓜》较早以“丝瓜”入诗,让人们感受自然而宁静的田园之美,推动了“丝瓜”这一名称的广泛传播。诗曰:寂寥篱户入泉声,不见山容亦自清。数日雨晴秋草长,丝瓜沿上瓦墙生。

小丝瓜延续了雌花的生命,迎接阳光雨露约莫一周时光,悄悄膨胀成圆柱体果实,在藤蔓肆意倾泻的绿色瀑布中若隐若现。垂悬架下的丝瓜,表皮覆着一层细软茸毛,或直或弯,长短不一,粗细与人手腕相当,摸上去肉嘟嘟的,掂起来沉甸甸的,散发出淡淡的清香,便是采摘的最好时机。

每天清晨,母亲采摘回带着露水的丝瓜,鲜嫩得能掐出水,光滑的表皮中布有深色条纹。如果是中午食用,丝瓜就要放在水缸里浸泡保鲜。

丝瓜又称水瓜,含水量高,烹饪中煮汤保留清甜感尤佳。摘下的丝瓜,刨去青皮,用井水洗净,斜切成薄片,瓜瓤莹白如玉,鲜嫩欲滴,层层叠叠地相拥在筲箕里。热锅滑入小团猪油,姜片爆香后,将丝瓜倒入锅中翻炒片刻,加入井水烧开。

如果用丝瓜汤泡饭,起锅的丝瓜汤盛于陶钵中。清透的汤里瓜片清晰可见,呈现出翡翠般的色泽。舀起一瓢滚烫的丝瓜汤,缓缓淋进饭碗里,白色的饭粒瞬间变得晶莹圆润,先前含蓄的饭香仿佛一下子张扬起来。一勺汤饭送进嘴里,先是淡淡的植物清甜味,继而涌动的是浓浓饭香。

如果吃丝瓜面,就将面条放入沸腾的丝瓜汤中,面条在碧绿香甜的汤中交织翻滚。丝瓜面端上餐桌,一口落肚,汤汁鲜而不腻;挑起一筷,口感爽滑,面条独有的麦香醇厚绵长,一时味蕾大开。

丝瓜花期短暂,日日有新花更替,花香满院,从初夏到深秋,常常有丝瓜汤解馋。我偏爱丝瓜汤泡饭,也喜欢丝瓜汤煮面,可为什么饭香和麦香经过丝瓜汤浸泡后更为浓烈?我一直不得其解。

近日读到一篇科普文章,我才恍然大悟。文章说,丝瓜水分高达94%,含膳食纤维和蛋白质。其提鲜作用主要源于高水分释放甜味,瓜中蛋白质经烹煮分解,会释放谷氨酸,若与香菇、虾皮、鸡蛋等同煮,鲜度可成倍提升。

这让我想起了木心在散文中比喻丝瓜为“好厨娘”,大概是因为它自身清淡味鲜,与其他食材烹饪时,不仅不抢主食材的风味,而且把主食材的清鲜衬托得更加突出。仿佛擅长调味的贤惠厨娘,意在赞美其实用且成就他人的品格。

从暮春到深秋,大自然是一个瓜果世界。人生一世,草木一秋。如果让我选某种瓜果来对应人生,我会选择丝瓜。它是我心目中的好厨娘。

树,从不孤独

□张春燕

傍晚的江边,散步的人三三两两,骑车的大人、孩子穿梭来往,在帐篷、天幕下,品茶、喝果汁、聊天的人们兴致盎然,大片大片的芦苇、蓝花草,以及别的花花草草,轻松欢愉地承接着欣赏的目光和多样的镜头……

只有一棵树,独立黄昏。它的前方,是夕阳下波光粼粼的江面,偶尔驶过一条用螺旋桨在宽阔江面书写前行日记的大货船。江的对岸,也就是树的远方,是鳞次栉比的高楼。树的周围,有泥土、青草,还有偶尔从它身边经过的人。唯独没有它的同类。

那是一棵身形高大、枝繁叶茂的枫杨树,因它喜欢在水边生长,当地人都叫它水麻柳。我在初夏看它的时候,它那像大毛毛虫的黄绿色花序在清风中飘来荡去,似在告诉飞鸟和行人:水边自有快乐和满足。

水麻柳的果实,是有着一双薄薄小翅膀、玲珑可爱、我见犹怜的坚果。这种靠风来传递的果实,叫翅果。它们承续着树的愿景和花的心思,把快乐与满足播撒到更远的地方。

现在每次在江边转悠,我都要走近这棵树,看它沉默里的坚持,听它在风中的歌声与笑声。

同样关于树。去年深秋的一个中午,被电话催促赶往饭店的我,被路边一株金色大树给粘住了脚步。它不是我们常见的——有扇子状蜡质叶片、在某个时段会同时呈现金黄、浅黄、浅绿多种颜色的银杏,而是叶片细而长、薄而稍卷,黄得简单纯粹、黄得热烈奔放的一种树。那黄色,是盛大、干净、通透、温暖的金箔般的色泽。深秋中午的温润阳光,让它的全身更加透亮。风过时,它对着明净的长空、明媚的阳光和仰望着它的我点头微笑,它满身微微颤动的枝叶,如让人目迷神眩的碎金,在轻轻摇晃。

这样的生命,怎会孤独?

那天正午,我在那棵树下驻留了十多分钟,绕着它转了好几圈,从不同角度,看它,拍它,亲近它。它前面的路上,车辆来来去去,偶有行人经过它身边,可没人停下来看它,欣赏它的高大明丽,它的碎金摇晃。

这树名叫无患子,又叫菩提子,古人认为它有驱鬼辟邪的神力,亲近它、利用它,可无忧无患。“无患子”的名字由此而来。

感觉我见到它的那天,是它最明亮、最好看、最快乐的一天。

一棵树,跟人一样,也跟国家一样,自身越强大,越有吸引力,越不会孤独。在重庆酉阳桃花源景区,在云南瑞丽芒令,在广西北海北部湾广场……在许多的城市、乡间、园区或者森林,我们都可以见到独树成林的壮观景致。一棵树无限繁育,上天入地,跨桥过溪,大大的树冠长成绿色立体走廊,长长的树枝搭起天然巨伞般绿荫。它高大、宽阔、壮实的身体下面,有很多生命在诞生、活跃、成长。一棵树,就可以造就一个小的生态群落,就能给世界增添一份独特的美丽与力量。

无论是独株,还是与其他树一起,成列,成林,漫坡,漫山……它们既能融入树群,融入森林,也能独担风雨,安享阳光,从不空虚,从不孤独。

树是一个特别有耐心、值得信任的朋友,在给人遮阳挡雨、带给人清新芬芳的同时,它们还特别善于倾听。我们都知道的树洞,就是可以接纳人隐秘的心思和难以言述的过往,帮助人封存岁月记忆、卸下精神重担、完成心理纾解的特殊载体,是渴望倾诉、希望保密、需要信任的人们最好的朋友。

树这几千年,或几百年,或几十年,也有的才几年,在向下扎根、向上生长、向外拓展的生命历程中,在与风雨阳光、鸟儿虫儿还有包括人在内的各种生物交流互动中,它们渐渐活成关注、凝视、倾听和热爱它们的人所喜欢的模样。

树可以这样,人也可以的。